



# 每一处胜迹都是文明的坐标

## ——《江山胜迹》读书札记

杨刚

近年来，大同的人文景观持续火爆，从云冈石窟、北岳恒山到华严寺、善化寺再及觉山寺、水神堂、得胜堡、摩天岭、李二口等，引发越来越多的游客关注；加之移动互联网传播手段的助力，其价值不断被游人深入发掘。

此时此际，很容易让人想到孟浩然（689—740）诗作《与诸子登岢山》中的“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就孟浩然的整首诗而言，吊古伤今。孟浩然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诗人求仕不遇，心情苦闷，在极不得意的时候与几个朋友登上岘山游玩，凭吊羊公碑，想到羊公当年的心境，想起羊公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借古抒怀，写下此诗。

中国近现代知名学者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价该诗：“前四句俯仰今古，寄慨苍凉。凡登临怀古之作，无不出其范围。句法一气挥洒，若鹰隼摩空而下，盘折中有劲疾之势，洵推杰作。”确实，《与诸子登岢山》“意到气足，自然浑成”，“语淡而味终不薄”，为唐诗佳作；孟浩然亦不负与王维合称“王孟”之盛名。

时光流转，于今有哪些地理空间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书写成为了“胜迹”？广袤大地上的人文景观又是如何昭示着属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依托孟浩然诗句而为书名的《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以下简称《江山胜迹》），汇集了来自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与中国史领域的知名学者的专题文章，从金陵凤凰台、泰山、天台山、洛阳、建康/金陵等景观入手，深入探讨了

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为读者了解名胜古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供了新视角。

《江山胜迹》开篇就点明：“每一处历史胜迹，都是文明的坐标，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地理空间是承载历史、文化以及个人或集体记忆的载体。

书中引用了李白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一（又作‘二’）水中分白鹭洲。”这是李白在唐代从凤凰台上看到的江面风光。到了五代时期，凤凰台周围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江景已不复可见，白鹭洲也逐渐与江岸合为一体，变得有名无实。地理信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李白在诗篇中定格下那一刻——恰恰是在凤凰台的景观不复存在或面目皆非的情形下，后世的诗人词客反而大写特写，至今李白笔下的凤凰台风景依然存活在人们的心中并被不断地重构。

这就是人文风景。

《江山胜迹》认为，“人文风景”凸显了人在景观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即人的活动在地理和物理空间中留下的标志和印迹，包括文字书写和各式各样的图示符号。在这个意义上，“人文风景”的“文”与“江山胜迹”的“迹”是有所交汇的，但又并非所有的“迹”都足以称“文”。“文”可以说是高度图式化的“迹”，“文”与“迹”相互交叠，各有侧重，共同指向人类的铭刻表记行为及其结果。这些行为不仅包括文字、绘画、吟咏，也体现为建筑、都城设计与人文景观的整体营造。它们以各自的符号系统与媒介手段为凭借，赋

予物理空间以社会人生的内涵与富于意义感的形式，并将其纳入了“文”的普遍秩序。

因此，《江山胜迹》解读历史遗迹时，始终聚焦其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的挖掘，提出“胜迹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形态的完整存续，更在于文化内核的鲜活传承”。

《江山胜迹》虽然没有关于大同的章节，但是书中的叙述涉及大同历史，书中的理念也适用于观察大同。于大同而言，境内每一处胜迹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座建筑都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交织共生构筑起这座大古都的核心文化竞争力。

北魏文化是大同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亦属《江山胜迹》中“民族融合”主题的典型范本。北魏平城时期的文明成就之一云冈石窟既裹挟着犍陀罗风格又浸润着中原审美，将鲜卑族的草原雄风与佛教艺术熔铸为一体，更将皇权与神权精妙融合，彰显出北魏统治者“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与文化包容胸襟。

辽金文化是大同历史文脉的重要延续，《江山胜迹》对辽金时期的城市发展及宗教建筑亦有论述。“辽金时期的宗教建筑，是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佛教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晶。”华严寺、善化寺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存，更为今日大同文旅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明清边塞文化是大同历史文化的另一重要脉络，《江山胜迹》对明清边塞重镇的防御体系与商贸文化多有探讨。大同的古城墙、九龙壁、古长城等遗迹，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承载着边塞商贸文化与民族交流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当下大同文旅发展的重

要依托。

很显然，人文风景是寄寓于天地间的“无尽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古往今来，围绕着江山胜迹，产生并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故事、戏曲曲艺、诗话小说等作品，有的事出有据，有的子虚乌有，但它们都丰富了风景，构建起了胜迹。像位于大同的明堂遗址与木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不同区县还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叙事原型至今还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主题，不断有人加入到再创造的队伍，让木兰变成了后人追记、阐释和致敬的对象。

“亦欲使久而可度，则莫于文字之垂信”，这是滕子京写给范仲淹信中的一句话。今天，在传播介质不断扩张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更广义地理解“文字”，诸如图像、视频、音频等亦在其中。按照滕子京的看法，岳阳楼这个物质的躯壳需要名家的“文字”画龙点睛，为它赋予精神内核。物质的建筑难免短暂而脆弱，但“文字”筑造的岳阳楼能够超越物质载体的局限、克服时间的腐蚀而获得不朽。岳阳楼如此，凤凰台如此，古都洛阳如此，大同亦如此。

当代，多重媒介更是以多种手段加入到江山胜迹的建构中，江山胜迹成为跨媒介的产物。例如《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出色尝试。大同的多处文物古迹成为这部作品的再叙事对象，也成为再传播赢家。“每一处胜迹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对话。”未来，随着大同文化建设的持续深入，我们可以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江山胜迹的书写中，也会有更多的人于江山胜迹中读懂大同，读懂中国历史，深入体味中华文化。

# 根在大同

常占库

我的家乡在山西大同。大同不算大，与众多繁华的城市相比，她并不炫目。然而，对熟悉她的人来说，大同“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历史是值得骄傲的，“中国煤都、能源基地”等头衔也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古都、清凉夏都、美食之都”更是给人带来别样的感触和认知。她是大同人心中的根，是情感的寄托、是记忆的源泉。

这些年大同的变化真大啊！每当听到人们对她的赞美和惊叹，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大同城西约六公里处一个名为小站村的小村子，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听父亲讲述，当年解放大同时，解放军曾经在我爷爷的院子里住过。在那场战斗中，敌方一颗手榴弹还掉进了老院东房的烟囱里爆炸，幸好威力不大，没有人受伤，小时候在老院里还能依稀看到烟囱损坏的一些痕迹。这些故事总是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现如今，我们的村庄与城市已融为一体，形成了“田园都市”综合小区，街巷间的繁华景象丝毫不逊色于一个大都市。家门口那条运煤马路变成了一条绿树成荫的旅游专线；周边曾经光秃秃的山头，已是树木葱茏，成了喜鹊、野鸡、野兔的乐园。依托世界闻名的云冈石窟，这里还开发了几个旅游景点，许多人从事旅游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古城保护修复工程的持续推进，让大同这座古城充分释放魅力价值，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更为深刻、形象。曾几何时，我渴望与她有更亲密的接触，渴望能够游遍每一座城市、城楼和城边的公园。然而，即便驾驶着汽车，我也未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个愿望。大同宽阔的街道、林立的高楼、新修的大场馆、公园、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古长城、平型关大捷等景区品质的提升，使多少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舍不得”。

大同人的真诚与热情、善良与包容、果敢与执着，赢得了无数人的赞誉。近年来，来大同古城旅游的外地游客逐渐增多。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

旅游体验，在节假日期间大同本地车辆一律不进古城，为外地游客腾出空间。同时，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都腾出场地供外地车辆免费停放；有的街道、社区（村）还为来大同的外地大学生提供免费床位供大家休息，这种大气包容的温情着实让人感动。不少在其他城市漂泊的人，被大同人的真诚与热情深深打动，决定扎根于此。而很多在外奔波多年的游子，也最终选择回到大同，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能把人拴住的还有家乡的美食。大同人爱吃、会吃是有名的。民以食为天。在旧时的大同城，早中晚街坊邻居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吃了没”，虽然更多的是寒暄的意味，却充满暖暖的温度。现在虽住进电梯房，上上下下、出出进进，这句话还老挂在嘴边。在大同，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幸福的一天就开始了；喝一碗地道的“浑源凉粉”，成为很多年轻人时尚的下午茶；闲暇或亲友相聚时到“凤临阁”吃顿烧卖，大同范儿就满满的了。前几年我去成都旅游，当地有一种美食叫双流兔头，大同也有风味小吃名曰兔头，迷倒了很多人的味蕾。特别是华灯初上，三五好友找一家小店大快朵颐、举杯而饮，令人久久回味，别后又心驰神往。就在2023年，大同还荣获了“国际美食之都”的美誉。

岁月虽然会带走很多东西，但一个人对家乡的熟悉、亲切和眷恋却与日俱增。从上学、学校毕业到经历各种工作，我都在大同，我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了这里。30年来工作岗位的变动，人、事、物的诸多变化，让我逐渐了解了她的历史、过往和荣光，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这座城市的付出、低调和与众不同，我更加期待她的转型、腾飞与辉煌。

家乡就是一个人的根。只要心中有爱，有对家乡的眷恋，人生之旅便不会孤单。我越来越深爱家乡大同，我对即将大学毕业的孩子说：“你还是留在这里吧。”因为，大同有我们的梦想，有我们的爱，有我们的根！

## 卜算子·咏梅

张铺

岁月依稀久，几度枯与荣。茫茫今又红一遭，凛然傲此风。道煞雪野我独春，香气任纵横。

## 七十抒怀

李生明

七秩光阴背脊，淡出聒噪少应酬。耳鬓腿滞神犹爽，脑健身轻意自遒。哲理深究勤濡笔，放歌诵乐忘忧。不爭榮辱胸怀阔，甘作人梯励后俦。

## 故乡的炊烟

杨丽丽

风翻过屋脊时  
炊烟正把暮色  
一缕缕缝进  
老屋的皱纹里  
灶膛的火星还没熄灭  
母亲的呼喊裹着饭香  
从烟囱溜出来  
追着晚归的脚步  
后来我走了很远  
远到炊烟  
缩成一张照片里  
淡淡的云  
而风一吹  
舌尖上就落满故乡的黄昏

冬韵

盛利者撰

# 六十多年前的革新闻将肖长贵和郭景山

宋益琮

1959—1960年，大同工业战线以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火热开展，革新闻将层出不穷，大同市城区黑白铁制板厂车间主任肖长贵、大同煤矿地质勘探队青年工人郭景山就是其中的两位佼佼者。

肖长贵1954年入厂后，7年时间革新、创造各种新机器、新工具达200余台（件），先后被评为“晋北标兵”“山西省先进生产者”，1960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肖长贵原来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铁工，但他心志大，勤学苦练，处处搞革新。特别是1959年9月黑白铁制板厂与轴承厂分家后，只有60多个工人和几样极简单的手工具，肖长贵设计、试制出了螺旋压力机、拔管机、点焊机、球磨机10多种新机器，生产出了大量的煤矸和焊接管，解决了生产的燃眉之急。在1960年的“双革”运动中，他更是马不停蹄地革新、创造了滚边板板机、圆锯床、卷圆机、截板机等18台新机器和多种新工具，使整个生产过程实现了半机械化，摆脱了笨重的体力劳动，生产效率比手工操作提高了2.3倍，这个原来只能制作水壶、水桶、茶炉等小型铁皮产品的小工厂，跃升到能制作30~60马力筒蒸蒸汽锅炉、油罐、煤炼油设备、矿车等上百种产品，服务于煤炭、化工等工业领域和人民生活需要。他本人也成了熟练掌握铆、钳、锻等13个工种和会看图纸、能绘图的全能手，工人们亲切地称他是“土专家”“万能师”。

肖长贵大量革新和创造新机器、新

工具，不仅使该厂的产量大增，还解决了本厂生产任务重、劳力少的困难。1959年全厂按产值任务计算，每月平均需要105个劳力，由于用机器代替了人力，提高了工效，只需要71个劳力还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1960年，全厂提前65天、超额2.4%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在技术革新中，肖长贵也遇到了种种困难，但他凭着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一一克服。没原料、缺资金，他从不伸手向上级要，总是因陋就简，寻找旧机具、废料来代替。制作煤矸门子时没模型，如果雇木工来做，需要3立方米木材、30多个工时，价值300多元，他琢磨“这样搞革新真有点浪费了”，便从城内大街石膏膏买了一元五角钱的石膏，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制作出既经济又好用的模型。制造拔管机需要铁链子和牙轮，他不辞辛苦地跑到煤矿找破链头，修理好连接起来用，牙轮也是找废铁加工。

在车间生产中，肖长贵带头劳动，哪里有难活儿他就出现在哪里。1960年1月，厂里成立了钳工车间，厂长发愁地说：“这么多机器没人会开怎么办？”肖长贵说：“不要紧，有多少机器就叫它动起来！”于是，他把这台机器安装好运转起来，教给徒弟操作，又跑到另一台车床上教别人，就这样边操作边指导，使整个车间的12个工人都很快熟练地掌握了技术，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

肖长贵入厂后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一分钟，也没有缺过一天勤。每天一

有点空闲时间，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不是绘图就是试制新机器，工人们都说他是“闲不住的人”，称赞他是四好（人好、品性好、劳动好、工作好）、三到（想得到、做得到、计划得到）、二巧（心眼巧、手巧）、一灵（脑筋灵）的好主任。

1960年，大同煤矿制成了国内第一部“大同五型轻便式全自动电测仪”，这是身残志坚的郭景山苦心钻研和群策群力的可喜成果。

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郭景山是1953年到大同煤矿地质勘探队工作的。1955年春季，钻机的绞车钢丝绳滑动轮夺去了他的六个手指。在医治期间，队党政领导经常到医院看望他，并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带给他看。在上级领导关怀和保尔·柯察金与吴运铎英雄事迹的鼓舞下，他想：“自己虽然双手只剩下四个指头，但还能为社会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伤愈后，他被分配到队电话室当电话员和电话修理工。1958年，他又调到物探分队电测组工作。当他看到半自动电测仪之后，开始觉得很神秘，但他凭着一股钻劲，很快就掌握了这种仪器。可是他又感到这种半自动仪器太笨重，仅仪器设备就得拉一马车，这对野外勘探工作极不方便，便萌发了全部简化创造出一种全自动电测

仪的念头。

随着1960年“双革”运动的深入开展，郭景山愈发感到电测组的半自动电测仪效率太低，电测一个孔需要七八个小时，影响钻机钻进。经过几昼夜的苦苦思索，他提出了“双曲线记录仪”的革新建议。在党委谭书记的鼓励下，他苦战一昼夜用单台记录仪测出双条电测曲线。但他并不满足，决心一鼓作气把半自动电测仪改成全自动电测仪。他多天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想。有一天夜晚，他忽然想到利用表针接触控制原理来操作全部仪器，便马上起床用细铜丝代替表针进行试验，并发现有吸引作用，他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随后，他又将“全自动电测仪”的革新方案提交党委，得到了党委的大力支持，并派人组织审查、设计、找材料。在十昼夜的试验过程中，又得到了大同矿务局华昌寿工程师的指导和大伙的帮助，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制成了全自动电测仪。这台新仪器具有结构简单、携带轻便、造价低廉、易于操作、节省劳力的优点，比过去半自动电测仪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可记录双条曲线。郭景山也因此被大伙誉为“革新迷”。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 一舞越千年，文脉永流传

## ——观舞剧《永乐未央》有感

郭瑾

当我走出舞剧《永乐未央》的演出现场，脑海里还回放着舞台上舞者的翩跹身姿，耳边仿佛还萦绕着永乐宫壁画里的风吟。这是山西省文旅厅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手献上的艺术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对话，看罢，满是震撼与感动。

初看《永乐未央》，最先打动我的是它对传统文化的精准拿捏。主创团队没有简单地把永乐宫搬上舞台，而是以“建宫—绘壁—迁宫—传承”为脉络，将元代工匠的匠心、当代文保人的坚守，编织成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舞蹈编排上，既有古典舞的典雅端庄，群舞《藻井团龙》里，舞者们的身段如壁画上的仙人舒展，一招一式都透着中式美学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舞的灵动写意，青年文保工作者与元代画工的隔空对舞，肢体的碰撞间，是古今文脉的交汇。舞美设计更是独具巧思，没有堆砌繁复的布景，只用光影勾勒出永乐宫的飞檐斗拱，壁画上的线条在舞台上缓缓流动，你会忽然明白，原来文物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对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正是这部舞剧最扎实的专业底气。

而让我肃然起敬的，是这部舞剧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与时代担当。剧中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为保护永乐宫免受淹没，数千名文保工作者耗时6年，将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完整切割、迁移、复原。舞台上，文保人扛着壁画块，在风雨中步履坚定的身影，看得人眼眶发热。这哪里是简单的迁

宫？这是一场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战斗。它让我们看到，从元代工匠的精雕细琢，到当代文保人的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对文化的敬畏与坚守。这正是“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文物工作方针的生动诠释，也是文化自信最鲜活

的注脚。更难能可贵的是，《永乐未央》没有止步于回望历史，更着眼于未来。剧中的青年文保工作者，用青春的视角解读古老壁画，让沉睡的文物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焕发新生。这恰是当下文化传承的题中之义——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守正创新中让文脉永续。当山西的古建瑰宝遇上国家级院团的艺术表达，当厚重的历史底蕴对接新潮的舞台呈现，《永乐未央》不仅让观众读懂了永乐宫的故事，更让大家看到了山西文旅的雄心与担当。它不再是一部单纯的舞剧，更成了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吸引着更多人走进山西，探寻表里山河的文化密码。

艺术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文化的力量在于以史育人。《永乐未央》没有一句台词，用一舞惊艳了时光，更用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文脉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而是一群人的奔赴；文化自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植根于血脉的骄傲。当舞台的灯光落幕，永乐宫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文脉的见证者与传承者。这，大概就是《永乐未央》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

